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四卷

战国·荀况 著
郑红峰 注译

线装藏书馆

荀子



荀子



卷四

〔战国〕荀况著 郑红峰注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原文】

有尝试深观其隐而难其察者。志轻理而不重物者，无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内忧者，无之有也；行离理而不外危者，无之有也；外危而不内恐者，无之有也。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目视黼黻而不知其状，轻暖平簟而体不知其安。故向万物之美而不能赚也；假而得问而赚之，则不能离也。故向万物之美而盛忧，兼万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养生也？粥寿也？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如此者，虽封侯称君，其与夫盗无以异；乘轩戴冕，其与无足无以异。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心平愉，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粗布之衣、粗絀之履而可以养体，局室芦帘、葭稿蓐、尚机筵而可以养形。故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无埶列之位而可以养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为天下多，其和乐少矣，夫是之谓重己役物。无稽之言，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

【译文】

我又试探着深入地观察那些隐蔽而又难以看清楚的情况。心里轻视道义而又不看重物质利益的，没有这种人；外看重物质利益而内心不忧虑的，没有这种人。行为违背道义而在外又不危险的，没有这种人；外部危险而内心不恐惧的，没有这种人。心里忧虑恐惧，那么嘴里衔着中羊猪狗等肉食也感觉不到美味，耳朵听着钟鼓奏出的音乐也感觉不到悦耳，眼睛看着锦绣的花纹也察觉不到形状，穿着轻软暖和的衣服坐在竹席上身体也感觉不到舒适。所以，这样的人享受到了万物中美好的东西也仍然不能感到满足，即使得到短暂时间的满足，那还是不能脱离忧虑恐惧。所以，享受到了万物中美好的东西却仍然非常忧虑，占有了万物的利益却有着极大的祸害。像这样的人，他追求物质利益，是在保养生命呢？还是在卖掉寿命？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却放纵自己的情欲，想要保养自己的性命却危害自己的身体，想要培养自己的乐趣却侵害自己的心灵，想要护养自己的名声却胡作非为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像这样的人，即使被封为诸侯而称为国君，他们和那些盗贼也没有什么不同；即使坐着高级的马车，戴着大官的礼帽，他们和没有脚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这就叫做使自己被物质利益所奴役了。心境平静愉快，那么颜色就是不如一般的，也可以用来调养眼睛；声音就是不如一般的，也可以用来调养耳朵；粗饭、菜羹，也可以用来调养口胃；粗布做的衣服、粗麻绳编制的鞋子，也可以用来保养身躯；狭窄的房间、芦苇做帘子、芦苇稻草做的草垫子、破旧的几桌竹席，也可以用来保养体态容貌。所以，虽然没有享受到万物中美好的东西而仍然可以用来培养乐趣，没有权势封爵的地位而仍然可以用来提高名望。像这样而把统治天下的权力交给他，他就会为天下操劳得多，为自己的享乐考虑得少了，这就叫做看重自己而役使外物。无根据的说法，没体验的行为，说不清的计谋，君子要谨慎对待呀！

性恶篇第二十三

【题解】

《性恶》篇是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而作的，篇中系统阐释了『性恶论』的观点。此观点是荀子政治思想的基石，也是他思想中最著名的论点。荀子首先承认『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并列举了很多人的生理及物质上的各种欲望来说明『人性本恶』。荀子除了论述『性恶』的表现，还提出了判断『性恶』的标准及如何产生，即『凡人之性者……小人之于君子，其性一也……凡贵为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意思是说，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而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完全在于后天的努力。所以，荀子认为『途之人可以为禹』，并以『求师而事之，择友而友之』来鼓励和劝诫人们。通读全文我们发现荀子多次强调后天努力的重要性，现在人们可以从中悟出教育与环境对个人道德观念形成的重要意义。

【原文】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译文】

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都是伪装出来的。人的本性，一生出来就有喜好财利之心，依从这种人性，所以争抢掠夺就会产生而推辞谦让就会消失了；一生出来就有嫉妒厌恶的心理，依从这种人性，所以残杀陷害就会产生而忠诚守信就会消失了；一生出来就有耳朵、眼睛的欲望，有喜好声乐、美色的本性，依从这种人性，所以淫荡乱性就会产生而礼义文法就会消失了。这样看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抢掠夺，一定会与违犯等级名分、扰乱礼义文法的行为同流合污，而最终会趋于暴乱。所以一定要有师长和法度的教化、礼义的教导，然后人们才会从推辞谦让出发，遵守礼法，而最终会趋于安稳太平。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都是伪装出来的。

【原文】

故枸木必将待櫟枲絜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砭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



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译文】

所以，弯曲的木料一定要依靠整形器和熏蒸、矫正，然后才能挺直；不锋利的金属器具一定要依靠磨砺，然后才能锋利。人的本性邪恶，一定要依靠师长和法度的教化才能端正，要得到礼义的引导才能治理好。人们没有师长和法度的教化，就会偏邪险恶而不端正；没有礼义，就会叛逆作乱而不守秩序。古代圣明的君王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认为人们是偏邪险恶而不端正、叛逆作乱而不守秩序的，因此给他们建立了礼义、制定了法度，用来强制矫正、整治人们的性情，使他们的性情得以端正，用来驯服感化人们的性情，使他们的性情得到引导，使他们都能从遵守秩序出发、合乎正确的道德原则。现在的人，能够被师长和法度所感化，积累文献经典方面的知识，遵行礼义的，就是君子；纵情任性，任意地胡作非为而违反礼义的，就是小人。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这是很明显的，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们后天的作为。

【原文】

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

【译文】

孟子说：『人们之所以能学习，是因为他们的本性是善的。』我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是还没有能够了解人的本性，而且还没有弄清楚人的先天本性和后天人为之间的区别的一种说法。一般来说，本性是自然生成的，是不可能学到的，也不可能通过做去得到。礼义，是由圣人制定的，人们可以通过学习而得到，通过人为的努力而做到。不能通过学习得到，不能通过努力而做到，而是自然生成的，就叫做本性；可以通过学习而得到，可以通过努力而做到，是属于人为的努力的，就叫做人为。这就是先天本性和后天人为的区别。现在的人的本性，眼睛可以用来听，耳朵可以用来听。那可以用来看东西的视力是离不开眼睛的，可以用来听声音的听

力是离不开耳朵的。眼睛的视力和耳朵的听力不可能通过后天学习而得到，这是很明显的。

【原文】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丧失其性故也。』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也。

【译文】

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们作恶必定都是因为丧失了他们的本的缘故啊。』我说：像这样解释就错了。如果人的本性一生出来就脱离他的素质、脱离他的资质，必定会丧失它的美和善良，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孟子所说的本性善良，是指不离开人的素质而觉得他很美，不离开人的资质而觉得他很好。那天生的资质和美的关系、心意和善良的关系就好像那可以看东西的视力不能离开眼睛、可以听声音的听力不能离开耳朵一样罢了。所以说资质的美和心意的善良就如同眼睛的视力和耳朵的听力一样。

【原文】

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译文】

现在人们的本性是：饥饿了想吃饱，冷了想穿暖，累了想休息，这些就是人的情欲和本性。人饿了，但看见父亲兄长在而不敢抢先去吃，这是因为要有所谦让；累了，但看见父亲兄长在而不敢要求休息，这是因为要有所代劳。做儿子的对父亲谦让，做弟弟的对哥哥谦让；做儿子的代替父亲操劳，做弟弟的代替哥哥操劳。这两种行为，都是违反本性而背离情欲的，但却是孝子的原则、礼义的制度。所以，依顺人的情欲本性就不会推辞谦让了，而推辞谦让就违背人的情欲本性了。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这是很明显的，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们后天的作为。



【原文】

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埴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

【译文】

有人问道：『人的本性是邪恶的，那么礼义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我回答他说：所有的礼义，都产生于圣人的人为努力，而不是原先产生于人的本性。所以，制作陶器的人搅拌揉打黏土而制成陶器，那么，陶器就是产生于陶器工人的人为努力，而不是产生于人的本性。木工砍削木材而制成木器，那么木器产生于木工的人为努力，而不是产生于人的本性。圣人深思熟虑，熟悉人为的事情，从而创立了礼义，制定了法度，那么，礼义法度便是产生于圣人的人为努力，而不是产生于人的本性。至于那眼睛喜欢看美色，耳朵爱听音乐，嘴巴爱吃美味，内心爱好财利，身体喜欢舒适安逸，这些才都是产生于人的本性的东西。是一有接触就自然形成，不依赖于人为的努力就会产生出来的东西。那些并不由接触而形成，一定要依靠努力从事然后才能形成的东西，便叫做产生于人为。这便是先天本性和后天人为所产生的东西以及它们不同的特征。所以，圣人改变了邪恶的本性而做出了人为的努力，人为的努力做出以后就产生了礼义，礼义产生后就制定了法度。既然如此，礼义法度这些东西，便是圣人所创制的了。所以，圣人和众人相同而跟众人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是先天的本性；圣人和众人不同而又超过众人的地方，是后天的人为努力。爱好财利而希望得到，这是人的本性。假如有人弟兄之间要分财产而依顺爱好财利而希望得到的本性，那么兄弟之间也会反目为仇、互相争夺了。如果用礼义制度来教化他们，那他们就会把财利推让给普通的人了。所以，依顺人的情欲本性，即使是兄弟也会相互争夺，如果受到礼义教化，那就会连普通人也会相让了。

【原文】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势，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性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然则性而已，则悖乱在己。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译文】

一般来说，人们想要行善，就是因为其本性邪恶的缘故。那微薄的希望丰厚，丑恶的希望美丽，狭隘的希望宽广，贫穷的希望富裕，卑贱的希望高贵，假如自身没有的，就必定要向外追求；所以富裕了就不羡慕财利，显贵了就不羡慕权势，假如自身拥有了，就没必要向外追求了。由此看来，人们想要行善，正是因为其本性邪恶的缘故。人的本性，原来就是没有什么礼义观念的，所以才要努力学习而尽力掌握它；本性是不知道礼义的，所以才要开动脑筋而尽力了解它。那么假如只有本性，人们就不会拥有礼义，就不会知晓礼义。人没有礼义就会混乱无序，不知晓礼义就会悖逆不道。那么假如人只有本性，在他身上就只有逆乱了。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都是伪装出来的。

【原文】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矣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执，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译文】

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我说：这是不对的。凡是从古到今、普天之下所谓的善良，就是指符合礼义法度，遵守社会秩序；所谓的邪恶，就是指偏邪险恶，违背礼义。这就是善良和邪恶的区别。现在真的认为人的本性生来就是符合礼义法度、遵守社会秩序的吗？那么又为什么要有圣明的帝王，要有礼义呢？即使有了圣明的帝王和礼义，又能给符合礼义法度，遵守社会秩序增加些什



么呢？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古代的圣人正是因为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认为人们是偏邪险恶而不端正，违背事理，悖乱而不遵守社会秩序的，所以才确立了君主的权势去统治他们，彰明了礼义去教化他们，建立起法治去管理他们，加重刑罚去禁止他们胡作非为，使天下人都从遵守秩序出发。都符合于善良的要求。这就是圣明帝王的治理和礼义的教化。如今假如取消君主权势，没有礼义的教化，废弃法治的管理，没有刑罚的制约，站在一边观看天下百姓的相互交往。如果这样的话，那么，那些强大的就会侵害弱小的并且对他们强取豪夺，人多的就会欺凌人少的，并且会不断地侵扰他们，天下人悖逆作乱而各国互相灭亡的局面不等片刻就会出现。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这是很明显的，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们后天的作为。

【原文】

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故桀纣之生，为桀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译文】

所以，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要有当今的事情做验证；善于谈论自然界的人，必定要有人类社会的事做验证。凡是议论，可贵的在于像契券般可以核对、像信符般可以检验。这样，坐着谈论的事，站起来就可以部署安排，推广出去就可以实行。现在孟子说『人的本性善良』，没有与它相契合的证据以及可以验证的凭据，坐着谈论了，站起来却不能部署安排，推广出去也不能实行，这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所以，如果认为人的本性善良，那就会摒除圣明的帝王、废止礼义了；如果认为人的本性邪恶，那就会拥护圣明的帝王、推崇礼义了。整形器的产生，是因为有弯曲的木料；墨线墨斗的出现，是因为有不直的木料；置立君主，彰明礼义，是因为人的本性邪恶。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这是很明显的，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们后天的作为。

【原文】

直木不待礲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将待礲栝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译文】

笔直の木料不需要靠竹木整形器就可以笔直，因为它的本性就是笔直的。弯曲的木料一定需要靠竹木整形器来进行熏蒸矫正，然后才能变直，因为它的本性就是不直的。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必定需要靠圣明君王的治理、礼义的教化，然后才可以都从遵守秩序出发、符合善良的标准。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都是伪装出来的。

【原文】

问者曰：『礼义积伪者，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应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则器木岂工人之性也哉？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亦陶埴而生之也，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今将以礼义积伪为人之性邪，然则有曷贵尧、禹，曷贵君子矣哉？凡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埴而生之也。用此观之，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性也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译文】

问的人说：『积累人的后天作为以制定礼义，这也是人的本性，所以圣人才能创造出礼义来。』回答他说：这种说法不对。制作陶器的人搅拌揉打粘土而生产出瓦器，那么把粘土制成瓦器难道就是陶器工人的本性吗？木工砍削木材而造出器具，那么把木材制成器具难道就是木工的本性吗？圣人对于礼义，打个比方来说，也就像陶器工人搅拌揉打粘土而生产出瓦器一样，那么积累人的后天行为以制定礼义，难道就是人的本性了吗？凡是人的本性，圣明的尧、舜和残暴的桀、跖，他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有道德的君子和无行的小人，他们的本性也是一样的。如果要把积累人的后天作为而制定成礼义当作是人的本性，那么又为什么要推崇尧、禹，又何必必要推崇君子呢？一般说来，人们之所以要推崇尧、禹、君子，是因为他们能改变自己的本性，能作出人为的努力，人为的努力作出后就产生了礼义。既然如此，圣人对于积累人的后天作为而制定成礼义，也就像陶器工人搅拌揉打粘土而生产出瓦器一样。由此看来，那么积累人的后天作为而制定成礼义，怎么会是人的本性呢？人们之所以要鄙视桀、跖、小人，正是因为他们放纵自己的本性，顺从自己的情欲，任意地胡作非为，以致做出贪图财利争抢掠夺的暴行来。所以，人的本性邪恶是很明显的，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们后天的作为。



【原文】

天非私曾、骞，孝已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已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以基于礼义故也。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

【译文】

上天并没有偏私曾参、闵子骞，孝已而抛弃众人，但是只有曾参、闵子骞，孝已充实了孝道的实质内容而成全了孝子的名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竭力奉行礼义的缘故啊。上天并没有偏私齐国、鲁国的人民而抛弃秦国人，但是在父子之间的礼义、夫妻之间的区别上，秦国人不及齐国、鲁国人的孝顺恭敬、严肃有礼，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秦国人放纵性情、习惯于肆意放荡而怠慢礼义的缘故啊，哪里是他们的本性有不同呢？

【原文】

『「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义法正也。将使涂之人固无可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能仁义法正之具邪，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涂之人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

【译文】

『「普通人可以成为像禹那样的贤人。」这话怎么解释呢？』回答说：禹之所以成为禹，是因为他能实行仁义法度。既然如此，仁义法度就具有可以被别人了解、可以被别人做到的性质，而普通人，也都具有可以了解仁义法度的资质，都具有可以做到仁义法度的条件。既然如此，他们可以成为禹这样的贤人也就是很明确的事了。如果认为仁义法度本来就没有可以被别人了解、可以被别人做到的性质，那么，即使是禹也不能了解仁义法度，不能实行仁义法度了。假如普通人本来就没有可以了解仁义法度的资质，本来就没有可以做到仁义法度的条件吧，那么，普通人将会在家不可能懂得父子之间的礼义，在外不可能懂得君臣之间的准则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现在的普通人都是在家能懂得父子之间

的礼义，在外都能懂得君臣之间的准则，那么，那些可以了解仁义法度的资质、可以做到仁义法度的条件，就存在于普通人的身上也就是很明确的了。现在如果让普通人凭借他们可以了解仁义的资质、可以做到仁义的条件，本着仁义法度可以被了解、被人做到的道理去做，那么，他们可以成为禹也就是很明确的了。现在如果让普通的人把掌握实行仁义法度的方法作为他们学习的内容，专心致志地思考探索并且仔细地审察，日复一日持之以恒。积累善行而永不停息，那就能通于神明，与天地相并列了。所以，圣人，就是一般的人积累善行而达到的。

【原文】

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能遍行天下者也。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以相为明矣。

【译文】

有人说：『圣人可以通过积累善行而达到，但是一般人都不能积累善行，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可以积累，但不能强迫驱使人们去积累。所以，小人可以成为君子但他们不肯做君子，君子可以成为小人但他们不肯做小人。小人和君子，未尝不可以互相对调着做，但是他们没有互相对调着做，是因为他们可以互相对调但不能强迫驱使它们去相互对调。所以，普通人可以成为禹，那是一定的，而如果说普通人一定能成为禹，那就不一定了。虽然没有能成为禹，但并不妨害他可以成为禹。人的脚可以走遍天下，但是还从来没有能走遍天下的人。工匠、农夫、商人，未尝不可以互相调换着做事，但是没有谁能互相调换着做事。由此看来，可以做到的，不一定就能做到；虽然不能做到，也不妨害可以做到。那么，能做不能做与可以做不可以做，它们之间的差别就太大了，它们不可以互相对调也是很明确的了。

【原文】

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唯贤者为不然。』

【译文】

尧问舜说：『人之常情怎么样？』舜回答说：『人之常情很不好，又何必问呢？有了妻子儿女后，对父母的孝敬就会减少了；嗜



好欲望得到满足后，对朋友的信用就会减少了；爵位俸禄觉得满意后，对君王的忠诚就会减少了。人之常情啊！人之常情啊！很不
好，又何必问呢？唯有贤德的人才不会这样。」

【原文】

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
是圣人之知也。少言则径而省，论而法，若佚之以绳，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谄，其行也悖，其举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齐给便
敏而无类，杂能旁魄而无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论曲直，以期胜人为意，是役夫之知也。

【译文】

世间有圣人的智能，有士君子的智能，有小人的智能。话说得多，但条理清晰又合乎礼义法度，整天所谈论
的都是他的理由，说起话来虽然是旁征博引、千变万化，但遵循的纲纪法度却始终一致，这是圣人的智能。话说得少，但直截了当而
简洁精练，头头是道而有法度，就像用墨线校正过一样，这是士君子的智能。话多而荒诞不经，行为却与说的相违背，做事又经常
有差错，这是小人的智慧。说话快速敏捷但所说的都不符合法度，技能驳杂广博却不实用，分析问题迅速、遣词造句熟练但不符合急
需，不顾是非，不讲曲直，总以胜过别人为快，这是卑贱的智慧。

【原文】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
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
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

【译文】

有上等的勇敢，有中等的勇敢，有下等的勇敢。天下有了礼义，敢于挺身保卫；古代圣明的君王有正道流传下来，敢于贯彻施行
他们的原则精神；对上不遵循动乱时代的君王，对下不混同于动乱时代的人民；在仁德存在的地方不怕贫困穷苦，在仁德消亡的地方
不愿富裕高贵；天下人都知道他，就要和天下人同甘共苦；天下人都不知道他，就岿然屹立在天地之间而无所畏惧；这就是上等的
勇敢。礼貌恭敬而心意谦让，看重礼义诚信而看轻财利；对待贤能的人敢于推荐而使他处在高位，对于不贤的人敢于把他拉下来废除

掉：这就是中等的勇敢。看轻自己的生命而看重财利，不在乎闯祸而又诸多辩解苟且逃避罪责；不理是非、对错的实际情况，把期望战胜别人当作心愿：这就是下等的勇敢。

【原文】

繁弱、巨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则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阙，文王之录，庄君之智，闾閭之干将、莫邪、巨阙、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然而不加砥厉则不能利，不得人力则不能断。骅骝、驪骥、纤离、绿耳，此皆古之良马也；然而前必有衔轡之制，后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驭，然后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所见者污漫、淫邪、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传曰：『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译文】

繁弱、巨黍，都是古代的良弓，但是没有排檄这种矫正器的矫正，它们不会自行矫正。齐桓公的葱，齐太公的阙，周文王的录，楚庄王的智，吴王闾閭的干将、莫邪、巨阙、辟闾，这些都是古代的好剑，但是不加以磨砺，它们就不会锋利，不凭借人力就不能斩断东西。骅骝、骪骥、纤离、绿耳，这些都是古代的良马，但是必须前面有马嚼子、马缰绳的控制，后面有鞭子的威胁，再给它们加上造父的驾驭，然后才能日行千里。人即使有了优良的素质，而且有很好的辨别理解能力，也一定要寻找贤能的老师去侍奉他，选择德才优良的朋友和他们交往。得到了贤能的老师去侍奉他，那么所听到的就是尧、舜、禹、汤的修身治国之道；得到了德才优良的朋友而和他们交往，那么所看到的就是忠诚守信恭敬谦让的行为。自己一天天地趋向于仁义的境界之中而自己也还没有察觉到，这是潜移默化影响使他这样的。如果和一些德行不好的人相处，那么所听到的就是欺骗造谣、诡诈说谎的行为，所看到的就是污秽卑鄙、淫乱邪恶、贪图财利的行为，自己将要受到刑罚杀戮还没有觉察到，这也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这样的。古书上说：『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就看看他的朋友怎么样，不了解自己的君主就看看他身边的人怎么样。』这就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啊！这就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啊！

君子篇第二十四

【题解】

《君子》篇中所说的『君子』指的是天子，主要论述了为君之道，认为天子要想实现一统天下就必须摒弃『刑罚恕罪，爵赏逾德，以族论罪，以世举贤』的做法，做到『论法圣王』，『以义制事』，『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刑当罪』，『爵当贤』，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一种安定的政治局面。同时，荀子还指出天子是至高无上的，『天子无妻』，整个天下皆为天子所有，『四海之内无客礼』。

除此之外，文中还论及了与赏刑、治理国家等有关的内容。古人尚且懂得选贤任能，现代的我们又何尝不应该如此呢？

【原文】

『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后进；口能言，待官人然后诏；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告至备也。天子也者，执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志无所诎，形无所劳，尊无上矣。《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之谓也。

【译文】

『天子没有妻子』，就是说天子的地位至高无上，别人没有和他地位相等的。『天子在四海之内都不用行作客的礼节』，就是说天子没有外出作客的情况。『天子脚能走路，但一定要依靠礼宾官才向前走；嘴能说话，但一定要依靠传旨的官吏才下命令；天子不用亲自去看就能看得见，不用亲自去听就能听清楚，不用亲自去说就能取信于民，不用亲自思考就能理解，不用亲自动手就能有功效』，这是说天子的下属官员极其完备，这些臣属已经把各种事务处理得非常恰当了。天子权势极其重大，身体极其安逸，心境极其愉快，志向不会屈服，身体没有什么可劳累的，没有比他更尊贵的了。《诗经》上说：『普天之下，无处不是天子的土地；从陆地直到海滨的全部国土，无人不是天子的臣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人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之人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为安也。由其道，则人得其所好焉；不

由其道，则必遇其所恶焉。是故刑罪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晓然皆知夫为奸则虽隐窜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请。《书》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谓也。故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古者刑不过罪，爵不逾德，故杀其父而臣其子，杀其兄而臣其弟。刑罚不怒罪，爵赏不逾德，分然各以其诚通。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传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乱世则不然。刑罚怒罪，爵赏逾德；以族论罪，以世举贤。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虽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论罪也。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此以世举贤也。以族论罪，以世举贤，虽欲无乱，得乎哉？《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卓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惩？』此之谓也。

【译文】

圣明的帝王在上，按照等级关系的准则治理天下，那么士大夫就不会有放肆淫荡的行为，群臣百官就不会有懈怠傲慢的情况，群众百姓就不会有邪恶怪僻的习俗，不会有偷窃劫杀的罪行，没有人敢触犯君主的禁令。天下的人明明白白地都知道盗窃是不可能发财致富的，都知道抢劫杀人是不能获得长寿的，都知道触犯了君主的禁令是不可能得到安宁的；都知道遵循圣明帝王的正道，那就都能得到他所喜欢的奖赏；如果不遵循圣明帝王的正道，那就一定会遭到他所厌恶的刑罚。所以，刑罚虽然极其简略而威力却像流水一样无处不到，人人都明明白白地知道为非作歹后即使躲藏逃亡也还是不能够免受刑罚的惩处，所以无不伏法认罪而主动请求惩处。《尚书》说：『人人都承认自己应得的罪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刑罚与罪行相当就有威力，和罪行不相当就会受到轻忽而失去威力；官爵和德才相当就会受人尊重，和德才不相当就会被人看不起。在古代，刑罚不超过犯人的罪行，官爵不超过官员的德行。所以，杀了父亲而仍然会让他的儿子做臣子，杀了哥哥而仍然会让他的弟弟做臣子。刑罚的处罚不超过犯人的罪行，官爵的奖赏不超过官员的德行，刑赏区分得十分清楚并且各自按照实际情况来贯彻执行。因此，做好事的人受到鼓励，干坏事的人得到阻止；刑罚极其简略而威力像流水一样无处不到，政策法令极明确而教化的施行就像神灵一样灵验。古书上说：『天子一个人有了美好的德行，亿万人民就能仰赖他的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混乱的时代就不是这样。刑律的处罚超过了犯人的罪行，官爵的奖赏超过了官员的德行，按照亲属关系来判罪，根据世系来举用贤人。一个人有了罪而父、母、妻三族都被诛灭，德行即使像舜一样，也不免受到同样的刑罚，这是按照亲属关系来判罪。祖先曾经贤能，后代的子孙就一定显贵，行为即使像夏桀、商纣王一样，位次也一定尊贵，这是根据世系来举用贤人。按照亲属关系来判罪，根据世系举用贤人，即使想没有祸乱，办得到吗？《诗经》上说：『江河沸腾，高山崩塌，高岸变深谷，深谷变丘陵，可哀当今的执』

政者，为什么竟然不警醒？』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论法圣王，则知所贵矣；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论知所贵，则知所养矣；事知所利，则动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于周公也，无所往而不听，知所贵也。桓公之于管仲也，国事无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分此者也；节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备矣。备而不矜，一自善也。谓之圣。不矜矣，夫故天下不与争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为天下贵矣。《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译文】

考察评定人与事效法圣王，就知道什么是宝贵的；按照道义来裁断事情，就知道什么是有利的。考察评定知道什么是宝贵的，那就懂得所要培养的人了；做事情知道利益所在，那就知道应该如何行动。这两个方面，是正确与错误的根本原因，是得到和失去天下的始因。周成王对于周公，没有什么不听从，这是懂得所要宝贵的人。齐桓公对于管仲，国家大事没有什么不听从，这是懂得利益所在。吴国有伍子胥却不能信用，国家至于灭亡，是因为背离正道、失掉了贤人啊！所以尊重圣人的君主能称王天下，重视贤人的君主能称霸诸侯，尊敬贤人的君主能够生存，怠慢贤人的君主就会灭亡，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那崇尚贤士，使用能人，使贵贱有等级区别、亲疏有别，长幼有序，这就是古代圣王的正道。所以崇尚贤士、使用能人，那君主就会尊贵而臣民安宁；高贵的和卑贱的有了等级区别，那就会命令通行而不滞留；亲近的和疏远的有了分别，就会恩惠施行而不违背情理；年长的和年幼的有了次序，就会事业接续成功而有休息的时候。那有仁德的人，就是爱这正道的人；那有道义的人，就是能识别这正道的人；那有节操的人，就是生与死都维护这正道的人；那忠诚的人，就是忠厚朴实地奉行这正道的人；兼有这几个方面而都能做到，德行就完备了。德行完备而不炫耀，完全是为了自我完善，这就叫做圣人。不向人炫耀，那天下的人就不会和他争能，因而就能最好地贡献他的力量；有功而不自居其功，那就能被天下的人尊重了。《诗》上说：『贤人君子，威仪不伤；威仪不伤，执掌四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